

交际翻译理论视角下被动句的英汉翻译方法探究

——以《鹿特丹规则》为例

季 琪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9日

摘 要

本研究以彼得·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为理论框架, 以《鹿特丹规则》为案例, 探讨了国际海事公约中英语被动句的汉译方法。研究认为, 为确保法律文本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被动句在海事公约中被广泛使用。文章通过分析《鹿特丹规则》的英汉官方文本, 归纳出三种主要的翻译策略: 1) 译为汉语被动句, 包括使用“被”、“由”等标记的显性被动句和使用“为……所……”等形式的半隐性被动句; 2) 译为汉语主动句, 包括保留原主语、以施事为主语和将原主语转换为宾语等具体方法; 3) 译为汉语无主句。研究指出, 翻译策略的选择应以实现交际目的为核心, 当形式与意义无法兼顾时, 应优先保证意义的准确传达, 以期为其他国际海事公约的翻译提供参考。

关键词

《鹿特丹规则》, 交际翻译理论, 被动句, 翻译方法

On E-C Translation Methods of Passive Senten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the *Rotterdam Rules*

Qi J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18, 2026; accepted: April 15, 2026; published: April 29, 2026

Abstract

Guided by Peter Newmark'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the *Rotterdam Rules*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English passive sentences in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bjectivity and accuracy of legal discour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are extensively employed in maritime convention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official English and Chinese texts of the *Rotterdam Rules*, three maj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e identified: (1) rendering into Chinese passive sentences, including explicit passive constructions marked by “bei” and “you”, as well as semi-implicit passive constructions such as “wei...suo...”; (2) rendering into Chinese active sentences, including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subject, adopting the agent as the subject, and transforming the original subject into the object; and (3) rendering into Chinese null-subject sentence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guided primarily by the communicative purpose. When formal correspondence conflicts with semantic accuracy,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the faithful conveyance of meaning,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other international maritime conventions.

Keywords

Rotterdam Rules,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Theory, Passive Sentences, Translation Method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鹿特丹规则》¹是当前国际海上货物运输领域最为系统、最为全面的法律规范之一。该公约于2008年12月11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其主要目的在于对既有国际规则进行扩展与现代化改造，实现海上运输领域国际贸易法的统一，并在很大程度上更新或取代《海牙规则》《海牙威士比规则》及《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目前，《鹿特丹规则》共设18章96条，对涉及国际海运的“门到门”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承运人及收货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系统而统一的规定。作为航运大国，中国亟需完善的海事法律体系。因此，借鉴国际海事公约的相关规定，对于健全我国海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这些公约进行高质量翻译亦在我国航运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海事法律文献的社会功能要求其必须详尽而准确，不能引起任何歧义[1]，这就规定了其句法结构的严谨性与复杂性。在海事法律英语中大量地使用被动语态的句子来表示，构成了海事法律英语句型结构的一大特色[2]。因此，被动句的恰当处理对于整体翻译质量至关重要。

近年来，法律翻译研究已从文本对等转向功能导向与社会文化视角的拓展。在英汉法律翻译领域，学者们围绕句式结构、术语一致性、情态动词翻译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3][4]。在翻译理论层面，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强调目标语读者的效果接近性，已被用于指导法律术语及长句翻译[5]，但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理论阐释或个案分析，将该理论系统应用于特定法律文本句法层面的实证研究仍相对

¹ 《鹿特丹规则》：全称《联合国国际货物全程或部分海上运输合同公约》，官方英文原文及中文文本下载网址：<https://docs.un.org/zh/A/RES/63/122>。

有限,尤其是针对被动句翻译方法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梳理。在英汉被动句对比方面,学界已揭示两者在结构、语义及语用层面的差异[6],但针对国际海事公约的专门考察仍较为不足。

综上,现有研究在法律翻译、功能派理论应用及英汉被动句对比等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与重要借鉴,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针对国际海事公约文本中被动句翻译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缺乏基于具体条款的深入分析;其二,交际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多停留在宏观策略层面,对其在句法结构层面的操作路径缺乏细化探讨;其三,现有研究多为经验性总结,缺乏基于真实语料的系统归纳与方法论反思。

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文以《鹿特丹规则》为研究对象,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对国际海事公约中英文被动句的英汉翻译方法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通过对英汉官方文本的对比研究,总结被动句在法律语篇中的主要转换方法,并探讨不同译法在确保法律意义准确性与译文表达规范性方面的适用情形。本文旨在从微观句法层面丰富交际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应用,同时,通过对典型译例的梳理,更清晰地呈现英语被动句在汉译转换中的常见路径,为国际海事公约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翻译实践提供一定参考。

2. 交际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理论家 Peter Newmark 提出语言的六大功能: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呼唤功能、寒暄功能、审美功能及元语言功能,并据此将文本划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呼唤型文本[7]。基于文本类型差异,提出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两种方法。其中,“语义翻译”强调在目标语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准确再现原文语义与结构;而“交际翻译”则力求使译文在目标读者中的效果尽可能接近原文在源语读者中的效果[8]。在交际翻译理论指导下,译者应关注读者反应,力求实现等效交际效果。此外,该理论尤其适用于信息型文本与呼唤型文本,《鹿特丹规则》作为典型的信息型法律文本,交际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3. 英汉被动句概述

英汉两种语言在被动句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英语属于形合语言,其被动意义通常通过谓动词词形态变化加以体现;而汉语属于意合语言,被动意义更多依赖语义逻辑加以呈现。英语里被动语态属于语法范畴,由助词“be”和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构成,作为动词的一种表现形式用来表明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亦称受事者)[9]。此外,英语亦可通过名词短语、介词短语等手段表达意义性被动,但其使用频率相对较低。相比之下,汉语中无标记的意义被动句更为常见,而带有“被”等显性标记的被动句使用频率较低。

整体而言,汉语被动表达形式更为灵活多样。从使用频率与适用范围来看,英语被动句的使用显著高于汉语,尤其在信息型文本中更为突出。因此,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翻译实践中,英汉被动句之间均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固定转换模式。对被动语态语言的理解和翻译,关键在于抓住它表达的事件实体和功能实体,这样才能主干突出枝叶分明[6]。

4. 被动句翻译方法

4.1. 译为被动句

当英语被动句中施事不明确或难以具体指明,且在特定语境下需要保持前后句主语一致时,可将其译为汉语被动句,以突出受事关系,增强语义连贯性与行文流畅性[10]。在《鹿特丹规则》的翻译实践中,被动句通常可对应为两类汉语表达形式:显性被动句与半隐性被动句。

4.1.1. 译为显性被动句

在交际翻译理论的指导下，翻译应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将英语被动句译为汉语显性被动句，有助于突出动作的受动性，使信息表达更加直观明晰。汉语中，显性被动句通常借助“被”“由”“受”等标记加以体现[11]。

例 1

ST: Notwithstanding article 6, this Convention applies as between the carrier and the consignee, controlling party or holder that is not an original party to the charter party or other contract of carriage exclud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Article 7, Chapter 2)

TT: 虽有第 6 条的规定，如果收货人、控制方或者持有人不是被排除在本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的租船合同或者其他运输合同的原始当事人，本公约仍然在承运人与此等当事人之间适用。(第二章，第 7 条)

例 1 中，“excluded from”为过去分词短语，作后置定语修饰“the charter party or other contract of carriage”，其中关系代词与系动词已省略。该结构本身带有否定色彩，体现出被动关系。在汉语中，为突出该消极意义，采用“被……排除在外”的显性被动表达，更符合语义呈现需求。

例 2

ST: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good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remained undelivered only if, after their arrival at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 (1, Article 48, Chapter 9)

TT: 在本条中，只有在下列情形下，货物到达目的地后应当被视为仍未交付。(第九章，第 48 条，第 1 款)

例 2 属于法律文本中典型的被动结构，“be deemed to”为常见表达形式。“shall”体现法律条文的强制性语气，通常译为“应当”。该句未明确施事，强调的是“货物”这一受事对象。译文通过“被视为”这一显性标记，不仅准确传达语义，也再现了原文的法律规范效力。

例 3

ST: A transport document shall be signed by the carrier or a person acting on its behalf. (1, Article 38, Chapter 8)

TT: 运输单证应当由承运人或者代其行事的人签名。(第八章，第 38 条，第 1 款)

例 3 中，“by the carrier or a person acting on its behalf”为施事成分。译文采用“由”字结构保留原句的被动关系，使句法结构与信息焦点得以对应，有助于实现源语与目标语在交际效果上的一致性。

例 4

ST: If the carrier agrees to assume obligations other than those imposed on the carrier under this Convention, or agrees that the limits of its liability are higher than the limits specified under this Convention, a maritime performing party is not bound by this agreement unless it expressly agrees to accept such obligations or such higher limits. (2, Article 19, Chapter 5)

TT: 承运人约定在本公约对其规定的义务范围之外承担义务的，或者约定其赔偿责任限额高于本公约所规定的限额的，海运履约方不受该约定的约束，除非其明确同意接受该义务或者该更高限额。(第五章，第 19 条，第 2 款)

例 4 中，“is not bound by”为典型被动结构。译文未采用“被”字句，而是使用“受……约束”的表达形式，这种结构同样体现被动意义，但在法律语体中更为规范、自然。该处理既保留了原文的被动语义，又符合汉语法律文本的表达习惯，从而更好地实现交际翻译的目的。

4.1.2. 转译为半隐性被动句

除“被”字句之外，由“加以”、“为……所……”、“……是(由)……的”、“……的是……”等

形式标示的被动结构,通常被视为半隐性被动句[11]。这些句式体现了汉语中被动意义表达的多样化特征。从交际翻译理论的视角来看,翻译应以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为导向,强调读者的理解与反应,而非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结构。相较于显性被动句,半隐性被动句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因而在法律文本翻译中具有更高的可接受性与自然度。

例 5

ST: (ii) the carrier refuses delivery because the person claiming to be a holder does not properly identify itself as one of the person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 subparagraph 10 (a) (i). (2, Article 47, Chapter 9)

TT: (ii) 承运人因声称是持有人的人未适当表明其为第 1 条第 10 款第(a)项第(i)目所述及的人之一而拒绝交货。(第 9 章, 第 47 条, 2)

在例 5 中,若将该句直译为“是被第 1 条第 10 款第(a)项第(i)目述及的人之一”,则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显得生硬拗口。交际翻译理论强调目标读者应获得与原文读者相近的理解效果。因此,译者采用“为……所……”这一半隐性被动结构进行处理,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符合汉语法律文本的表达规范。

例 6

ST: (a) Anything that is to be in or on a transport document under this Convention may be recorded in an electronic transport record... (Article 8, Chapter 3)

TT: (a) 凡根据本公约应在运输单证上载明的内容,均可在电子运输记录中加以记载,但电子运输记录的签发和随后的使用须得到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同意。(第三章, 第 8 条)

在该例句中,被动结构的主语为“anything”,谓语为“be recorded”。交际翻译理论强调信息传递效果优先于形式对等。在汉语中,“加以”常用于强化行为的规范性与程序性,符合规章类文本的语体特征。因此,译者采用“加以记载”表达被动意义,使译文更加符合汉语读者的理解习惯,同时提升文本的正式性与规范性。

4.2. 转译为主动句

将英语被动结构转译为汉语主动句,是英汉翻译中最为常见的处理方式之一。根据交际翻译理论,译者应以读者接受效果为核心。如果机械保留原文被动结构,往往会违背汉语表达习惯,导致译文晦涩难懂。因此,在符合语境的前提下,将被动结构转换为主动表达,有助于提高译文的清晰度与可读性。

4.2.1. 保留原主语

例 7

ST: The procedures in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shall be referred to in the contract particulars and be readily ascertainable. (2, Article 8, Chapter 3)

TT: 本条第 1 款中的程序应当在合同事项中载明且易于查明。(第三章, 第 8 条, 第 2 款)

例 7 中的主语为“the procedures”,是句子强调的核心信息。若译为“应当在合同事项中载明程序”,则会削弱原文的信息焦点。基于交际翻译理论,译者保留原主语,并将被动结构转化为主动表达,从而既保持信息重点,又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例 8

ST: If not so enumerated, the goods in or on such article of transport or vehicle are deemed one shipping unit. (2, Article

59, Chapter 12)

TT: 未载列的, 载于此种装运器具内或者车辆内的货物视为一个货运单位。(第十二章, 第 59 条, 第 2 款)

例 8 中, 被动形式“enumerated”是一个由“if”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 其中主语“the goods in or on such article of transport or vehicle”和系动词“are”均被省略。该主语同时也是被动动词“are deemed”的受事者。根据交际翻译理论, 译者应确保译文对目标语读者产生的影响与原文对源语读者产生的影响相同。因此, 译者保留原文主语并维持其语序以起到强调作用, 将这两处被动行为分别译为中文的主动形式“载列”和“视为”, 从而使译文流畅易懂, 便于目标语读者理解。

4.2.2. 以施事为主语

英语被动语态特别强调主语, 即受事者, 但翻译成汉语时得视行文而定[12]。在英汉转换过程中, 当施事信息较为重要时, 可将其前置并转化为句子的主语, 以符合汉语读者阅读习惯。

例 9

ST: (d) Quarantine restrictions; interference by or impediments created by governments, public authorities, rulers, or people including detention, arrest, or seizure not attributable to the carrier or any pers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8. (3(d), Article 17, Chapter 5)

TT: (d) 检疫限制; 政府、公共当局、统治者或者人民的干涉或者造成的障碍, 包括非由承运人或者第 18 条述及的任何人所造成的滞留、扣留或者扣押。(第五章, 第 17 条, 第 3(d)款)

这个句子的主语是“impediments”, 而行为的施动者“governments, public authorities, rulers, or people”则由介词“by”引导后置。这种结构体现了英语句法所遵循的原则, 即把信息含量较大、结构较复杂的成分置于句末, 以维持句子的平衡。根据交际翻译理论,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以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为导向, 对原文的语序进行重组。因此, 译者将原句中的施动者“政府、公共当局、统治者或者人民”从状语位置前置, 直接转化为定语来修饰行为, 形成“施事 + 行为”的结构。

例 10

ST: (a) The carrier had no physically practicable or commercially reasonable means of checking the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the shipper, in which case it may indicate which information it was unable to check. (3(a), Article 40, Chapter 8)

TT: (a) 承运人无实际可行或者商业上合理的方式核对托运人提供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承运人可以注明其无法核对的信息。(第八章, 第 40 条, 第 3(a)款)

在例 10 中不难发现, “the shipper”是“furnish”这一行为的施动者。如果按照原文字序直译为“信息被托运人提供”, 显然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交际翻译理论要求译者注重原文的意义, 而非其形式与词序。因此, 译者将原文中的施动者“托运人”前置作动词“提供”的主语, 这一转换不仅保留了原文的语义信息, 更使译文符合汉语读者“施事 + 行为 + 受事”的认知顺序, 实现了等效的交际效果。

4.2.3. 将原主语转化为宾语

交际翻译理论认为, 信息型文本翻译的关键之一在于译文的直观性与易理解性。鉴于译文应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在翻译过程中可通过句法转换, 将原文主语转化为宾语, 并将被动结构转译为主动表达, 从而使信息呈现更加清晰直观, 便于目标读者快速、准确地理解文本内容。

例 11

ST: Liner transportation means a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hat **is offered to** the public through publication or similar means and includes transportation by ships operating on a regular schedule between specified ports in accordance with publicly

available timetables of sailing dates. (3, Article 1, Chapter 1)

TT: “班轮运输”是指通过公告或类似方式向公众提供、按照公布船期表使用船舶在特定港口之间定期运营的运输服务。(第一章, 第1条, 第3款)

在例 11 中, 被动结构 “is offered” 作为定语修饰 “a transportation service”。若按字面直译为被动形式, 容易导致句法结构冗余甚至语义歧义。基于交际翻译理论, 译者通过将原句主语转化为宾语, 并将被动结构转译为主动表达 “向公众提供”, 使信息呈现更加清晰直观, 同时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从而有助于目标读者准确理解原文含义。

例 12

ST: **The carrier is relieved of** all or part of its liability pursuant to paragraph 1 of this article if it proves that the cause or one of the causes of the loss, damage, or delay is not attributable to its fault or to the fault of any pers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8. (2, Article 17, Chapter 5)

TT: 如果承运人证明, 灭失、损坏或者迟延交付的原因或者原因之一不能归责于承运人本人的过失或者第 18 条述及的任何人的过失, 可免除承运人根据本条第 1 款所负的全部或者部分赔偿责任。(第五章, 第 17 条, 2)

例 13

ST: If more than one original of the document was issued, all originals shall be produced, failing which **the right of control cannot be exercised.** (3(c), Article 51, Chapter 10)

TT: 所签发单证有一份以上正本的, 应当提交所有正本单证, 否则不能行使控制权。(第十章, 第 50 条, 第 3(c) 款)

与例 11 类似, 例 12 和例 13 均采用了通过句法转换实现被动向主动转化的策略。具体而言, 译者将原文中的主语 “the carrier” “the right of control” 在译文中转化为宾语, 以主动表达呈现原有语义。通过对主宾关系的调整, 译文在保持语义不变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了表达的简洁性与逻辑清晰度, 使文本更加符合汉语法律语篇的表达规范, 从而增强了整体的可读性与接受度。

4.3. 转译为无主句

英语注重形合, 句子结构往往相对完整。常见的英语句子中通常包含必不可少的主语和谓语, 换言之, 英语最基本的句子就是主语 + 谓语形式, 而且遵循主谓一致原则, 否则, 就视为有语法错误[13]。相反, 在汉语中无主句的使用极为广泛, 这类句子不强调主语, 而更侧重于意义表达。在翻译英语被动句时, 除了将其译为汉语的被动式与主动式外, 若原文未提及施事者或施事者难以指明, 也可将被动句译为无主句。

例 14

ST: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s hereby designated as** the depository of this Convention. (Article 87, Chapter 18)

TT: 兹指定联合国秘书长为公约保存人。(第十八章, 第 87 条)

在该句中, 主语为 “联合国秘书长”, 谓语为 “is designated as”。句子的强调重点在于受事主体, 而施事并无明确指称的必要。交际翻译理论认为, 翻译应以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为导向, 尽可能消除理解障碍, 以实现顺畅的信息传递。因此, 译者在处理该句时, 将原句的谓语动词转化为汉语主动表达, 并前置置于句首形成无主句结构, 同时将原主语置于宾语位置。这种处理方式既符合汉语法律文本中常见的表达规范, 又有助于体现文本的客观性与庄重性。

5. 结语

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较高,尤其在法律文本中更为突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在被动句句法结构上的差异,给英汉翻译带来了较大难度。基于 Newmark 交际翻译理论为指导,本文以《鹿特丹规则》为研究语料,对国际公约文本中的英语被动句汉译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并归纳出三种主要翻译方法:译为汉语被动句、译为汉语主动句以及译为无主句。在采用第一种方法时,汉语被动句可进一步细分为显性被动句和半隐性被动句进行翻译。第二种方法则包括保持原主语不变、以施事为主语以及将原主语转化为宾语等方法。此外,在特定语境中,将被动句转译为无主句亦能够有效实现法律文本的信息传递功能与规范表达效果。研究表明,在法律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语境需要对句法形式进行适度调整,以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表达规范,同时确保原文法律意义的准确传达与法律效果的等值实现。这一过程体现了交际翻译理论“以读者反应为导向”的核心原则,也展示了该理论在法律英语句法层面的解释力与适用性。

本研究将交际翻译理论从一般性文本拓展至国际海事公约这一特定法律领域,验证并细化了该理论在高度规范性、客观性文本中的适用路径,丰富了其在句法操作维度的理论内涵。本文所归纳的三种翻译方法及具体转换策略,可为法律译者尤其是国际公约汉译提供操作性参考,有助于在形式调整与法律效力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笔者希望,上述方法能为其他领域法律文本中被动句的翻译提供一定借鉴。

与此同时,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交际翻译理论体系较为复杂,受限于笔者当前的研究水平,本文仅对该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基础性探讨。其次,案例分析的例句数量有限,更多类型的被动结构,如带情态动词的被动等尚未纳入分析范围。最后,本研究仅以国际海事公约《鹿特丹规则》为语料来源,语料类型较为单一,所提出的翻译方法仍有待在其他主题或类型的法律文本(如双边投资条约、刑法典、商业合同等)中进一步验证其普适性。针对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展开:第一,扩大语料范围。可纳入更多类型的法律文本(如环境公约、人权公约、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检验本文所提出的翻译方法在不同法律子领域中的适用性与边界条件,以增强结论的外部效度。第二,引入语料库方法。通过构建一定规模的法律英汉平行语料库,对不同法律文本中被动句的分布频率、典型翻译对应模式进行量化分析,提升研究结论的统计稳健性和可重复性。第三,开展翻译质量评估研究。可从法律效力、读者接受度、信息准确性等维度,对三种翻译方法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检验,探索何种策略在何种语境下更具优势。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持续推进上述议题,以不断完善自身研究,并为法律翻译领域的理论积累与实践优化贡献绵力。

参考文献

- [1] 隋桂岚,张毅. 海事法律英语的文体特征及其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 2006, 27(6): 63-67.
- [2] 胡龙青,胡龙春. 浅析被动语态在海事法律英语中的应用[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6(6): 90-91.
- [3] 张法连. 英美法律术语汉译策略探究[J]. 中国翻译, 2016, 37(2): 100-104.
- [4] 李克兴. 法律长句翻译的基本规律和流程——以合同条款的英汉翻译为例[J]. 中国翻译, 2020, 41(4): 151-161.
- [5] 张心丽. 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理论谈法律英语的翻译[J]. 海外英语, 2020(13): 195-196.
- [6] 杨红. 被动语态的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 23(3): 57-59, 23.
- [7]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Press.
- [8] Newmark, P. (200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9] 孙庆双. 英语被动语态的翻译技巧[J]. 教学与管理, 2008(12): 85-86.
- [10] 刘明东. 英语被动语态的语用分析及其翻译[J]. 中国科技翻译, 2001(1): 1-4.

-
- [11]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 [12] 李玲. 英汉被动句的比较与翻译[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 2011(8): 90-92.
- [13] 李维东. 英汉翻译中的形合与意合及其应用[J]. 教育研究, 2020(8): 34-35.